

春
在
堂
禱
文

春在堂稊文三編卷一

德清俞樾

上虞重建儒學記

惟 聖清稽古若時敦崇聖緒設教導化敘經志業
天下郡縣無大小咸建學典墳旣章禮樂具舉和化普
暢雍雍如也有邑於曹娥江之東者曰上虞稽之志乘
蓋猶秦之舊縣厥地負海島嶼縣邈林麓黝儵民風敦
龐士習修飭學庭顯倣悉如典禮若節春秋以上丁舍
采祁祁髦俊巾卷在庭耆德故老於是觀禮咸豐之季
粵寇雲擾皓壁頽垣毀於兵火講舍邱墟生徒離散無

何大亂底定乾清坤夷頽林舊制有待修復邑令王公下車伊始周觀橫舍慨然大息乃諮乃諏進縉紳耆老而謀焉爰有邑人王君某爲之籌費用集貲財木石粗給畚築始具又有邑人連君某理而董之是時文武官廨同時營建皆由連君敦理晝夜不輟寒暑無閒盛夏烈日中猶躬親盞笠往來達觀未而一歲厥功告成不雕不繪體尙質之意背蘇就攻昭子來之美故時崇聖祠規模卑隘曠而大之高堂邃宇有加於舊徵文於余用紀本末余惟先舅氏姚公光晉字平泉曾秉鐸於茲上至今多士謳思弗諼余昔避寇亦曾假一廛焉以瞻

以儀樂觀厥成故述斯記俾刻之石

鎮海尊經閣記

素王既歿道在遺文小戴禮有經解之篇經之名所由立矣暴秦問位焚如棄如炎劉代興稍稍修葺七略之作二曰六藝師古曰六藝六經也然樂經亡而經之存者五漢藝文志有五經雜議十八篇蓋自武帝置五經博士而石渠諸儒所論說者惟五經矣乃史家記載或云七經或云九經後世就釋文敘錄所列分三禮三傳而六之去老莊進孟子而十三經之名立國朝因之上自太學下至郡縣學官師以此爲教而士以此爲學

經正民興可謂盛矣凡郡縣學咸建尊經閣以虔諸經
俾多士得以誦習於其中意甚善也鎮海之爲縣亦甯
波一大邑也民物昌阜人文日新其縣學明倫堂後故
有尊經閣其始建於何時蓋不可考明嘉靖中邑人薛
文介言於都御史溫公檄縣重建而文介爲之記自嘉
靖至今三百餘年閣廢久矣又自明倫堂改建後堂基
恢拓并閣之遺址亦不復存光緒五年邑人周君茂榕
言於陳君某曰吾學無尊經閣於制未備明倫堂後園
無餘地而泮池之東有鯉池書院者去黌舍百步而遠
尙有隙地可以建閣今雖無文介其人然學校之事責

在吾黨盍圖之陳君曰然爰告之眾眾論翕合乃相陰陽乃卜時日乃庀羣材乃鳩厥工歷若干月而尊經閣成規制崇闕丹雘翫熾落成之後購經籍以充牣之凡歷代國史以及諸子之書諸家之集亦略具焉以經統之所以尊經也美哉斯舉乎是可與文介匹休矣余研求經訓沾沾於章句之末未足以窺微言大義然竊謂人材之盛衰由於經術之顯晦茲閣之建豈獨有舉無廢存學校故事已哉異時邑中人士有以文章勩業顯者必自此舉始之矣余故書其建閣緣起刻石閣下俾後之人知余言之有驗也

孫文節公祠記

咸豐五年吾師孫文節公以安徽學政死寇難

顯皇帝憫焉

賜諡

賜祭葬

賜世職悉如典禮於

原籍原任地方

敕建專祠春秋致祭所以勸獎忠臣

風厲百世意深遠矣太平府爲公駐節之所宜建祠宇
當塗縣知縣張君攀桂從士民之請請於大府祠公於
采石磯旣得請乃於太白樓後卜地而經始焉鳩工庀
材百堵皆作棟宇旣立俎豆以陳而使樾紀其事於石
謹按公姓孫氏諱銘恩字蘭檢江蘇通州人也道光十
四年中式舉人其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已而

遷司業遷右中允遷右庶子遷翰林院侍講學士轉侍
讀學士遷詹事府詹事懋官清要垂二十年入則贊筆
出則輶軒光譽令問溢於朝野道光三十年英人之在
閩者欲賃居城中神光寺寺故閩士讀書之所官已諾
之士乃大譁公言於朝其事遂寢咸豐二年公由廣
東正考官還朝時粵賊已出岳州東下陷漢陽府公
請於九江以下沿江兩涯多置木簰支帳屯兵蟬聯魚
貫綿亙數百里東江面而窄之并條陳用簰之法凡十
二事朝廷以公知兵可大用遷內閣學士權工部左
侍郎授兵部右侍郎會安徽學政缺員詔命公往瀕

行人辭 諭以安徽寇氛方熾學政無守土之責如途
梗可迂道行公叩頭謝曰蒙 天恩體恤臣不敢稍有
趨避既至皖皖中大吏皆以安徽學政駐太平府而賊
據金陵爲巢窟太平與之逼近城郭不完兵餉俱乏勸
勿遽往公不可遂至太平受事召縉紳耆老激以忠義
命之搏力以衛鄉里出白金千爲之倡名捕其與賊通
者置之法部署粗定而蜀兵之亂作其時大營餉匱兵
勇多逃逃則爲草竊姦宄當塗令王乃晉廉知蜀兵劫
城外居民捕三人讞之而蜀兵三十餘人入縣署劫之
去旋闖入學政署皆手白刃勢洶洶公從戈鋌中出坐

堂皇問故眾氣懾乃呼寃公詰其魁則明正邦黃利中
也召而諭之曰有寃固宜雪然白晝擁兵入使者署大
不道罪且駢死矣兩人見公神氣嚴凝不敢犯願候察
治率其眾出越數日又有熊正武三人者亦蜀人也擁
眾數百至稱奉蘇將軍檄自爲一隊隨地殺賊立功公
曰太平甯國見俱無賊至此何爲廬州府新被圍汝曹
欲立功盍如廬乎命巡捕官爲之具舟舟具皆帖然去
公之處危城中遇事鎮定如此四年三月有詔命公
協同前任河道總督潘錫恩守徽甯諸郡而公陳情之
請適至先是公父光祿公與公同舉於鄉後公十年成

進士授知縣不赴里居養病至是年六十有六矣臥病三月不愈公不得已疏請省視而不料前二日適有防守徽甯之命也疏入忤上意命如所請俟銷假日降補三四品京堂公拜命未踰月代者未至而太平府陷從者以公已開缺請避之公曰吾一日未去官卽一日不出此城寇至吾死之亦以明吾心也及寇至公衣冠出坐大堂賊擁之去僕范源從既至金陵賊皆稱公爲忠臣勸之降公大罵不屈遂與范源同遇害是歲七月我舟師奪獲賊首秦曰綱之船於船中得眾賊奏稿一冊五月二十四日有楊秀清等會奏之稿言公死難本

末甚具五月二十四日實五月十五日賊從天主教無
間月與時憲書不同也 欽差大臣向公安徽巡撫福
公以聞 聖書褒獎典禮優渥公雖死而公之心白矣
采石磯當太平府北公仗節死難實經臨其下靈爽所
憑其在茲乎廟食千禩禮亦宜之槪以道光三十年會
試出公門下受知遇最深追惟盛德爲之流涕敬述大
略用誌來者俾後之人拜公祠宇想其生平頑廉懦立
裨益名教於 聖世褒忠勸義之意或亦有當與
鎮海李氏養正義莊記

自范文正創立義莊之後近世士大夫多踵而行之者

而吳中爲文正故里義莊尤盛余自僑寓姑蘇見搢紳之家義莊林立其官大者或自言於朝不者則介疆吏以聞 璽書褒美傳示家乘何其盛也及余與修鎮海邑志乃知鎮海李氏亦有義莊之舉而疆吏不以上朝廷未之知同一義莊何顯晦之不同邪然則余安可以無記李氏之在鎮海聚族而居者數百家生長海濱率以煮鹽爲業故貧者居多有粥庵君與弟也亭君以貨殖起家謀建義莊未果而卒兩君有賢子曰聽濤曰梅塘承先志卒成之都凡置田二千畝歲入穀四千餘石分給貧者生無以養予之粟死無以斂予之棺以

所入較所出僅足而無餘則又儲金數萬兩備異時之
恢拓焉乃卜吉地建屋宇署曰養正義莊其中爲堂堂
有樓麗廈開明前後洞達南挹太白北抱笠山左右眺
大海極登臨之勝俾一族之士角文藝於斯樓樓之前
鑿池於庭面以小軒以待賓客設義塾四塾各一師選
族之秀者使課之讀讀則分課食則會焉卽奉粥庵也
亭兩君粟主於義塾之堂歲時祀之禮也嗚呼觀於李
氏之義莊洵所謂意美而法良者矣夫君子之爲義也
非以爲名也何爭乎顯晦之迹也哉然而粥庵也亭兩
君之高義與聽濤梅塘之善承先志則固不可以不記

也余舊史氏也記述吾職其敢遺諸因書其事之本末
著於篇并附諸縣志俾後有考焉

鎮海方氏寶善義莊記

余自與修鎮海縣志始得與其邑之賢士大夫通束脩
之間知其人多富而好禮肫肫其仁往往有置義莊以
贍宗族者余於李氏之養正義莊已爲之記矣居無何
又有以方氏義莊告者方氏世居邑西之柏樹村有曰
鑑航君者諱亨甯字建康鑑航其別字也孝弟義俠邑
志有傳晚歲嘗議建家祠纂宗譜創義莊未果厥志掩
忽祖逝有賢子曰仁誥字仰喬念古人堂構之言又感

詩人葛藟之義乃霰然隕涕曰是余之責也夫是余之責也夫凡鑑航君所欲爲者次第成之未乃及於義莊蓋其事愈巨而爲力彌勤矣先置義莊之田自割膏腴之產凡一千畝而其從弟名承者其從子名瀛者各助以田百畝率較田一千二百畝乃營義莊之屋其屋五十有七楹前後中正屋九楹左右旁屋三十有六楹又爲倉屋十有二楹繚以周垣榜其外曰寶善義莊土事不文木事不鏤而高堂邃宇望之翼然庖湑井園罔不勝飾過者美焉乃定義莊之條例略如范文正成法而損益之凡族之鰥寡孤獨廢疾者貧不能自存者月有

餽餽以米死不能斂者予之棺久而不能葬者予之輶
與石其子弟之秀者置塾於莊命曰正性延師而教之
族中之人有應試者自試於縣府以至試於禮部皆有
依也烏乎斯可謂法良意美者矣余讀蜀志稱許文休
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又讀唐書稱李英公所周給無
親疏之閒方氏此舉何媿斯言鑑航君可謂有子矣義
莊旣建乃奉鑑航君栗主於堂春秋祀之禮也余舊史
氏也粗習紀載之文李氏之莊旣爲之記則於方氏之
莊義不得而辭故書其本末刻之石

鎮海試館記

功令凡歲陰在子卯午酉之年聚天下郡縣學生而試之於各直省是爲鄉試子卯午酉之明年聚鄉試所得士而試之於禮部是爲會試凡鄉會兩試爲士子出身之途海內之士爭趨之然自各直省至京師皆有會館以弛其負擔而自郡縣至省城則無有焉其挾冊負素而來者求一廛之庇而不得擔簦躡屨屏營歧路聞噫噫矣此試館之所以始也吾浙鄉試之士莫多於甯波一郡其於省城有試館者惟鄞與慈谿而此外各縣無之鎮海於甯郡亦大縣也縣人兵部郎中贈榮祿大夫夢香方君始創試館之議未就而歿其哲嗣正甫觀察

慨然曰此余之責也夫乃買仁和縣平安坊黃氏老屋一區而改築之其地曰純陽庵巷屋背西而面東外爲大門門有樓以祀魁星是爲魁星閣由門而進爲笙鹿堂堂後復有門顏以四字曰羣賢畢至由門而進則爲樓屋樓上祀文昌之神是爲文昌閣樓下則奉鄉賢栗主於其中春秋祀之又進則亦爲樓屋於樓下奉夢香駕部栗主亦春秋祀之崇德報功禮也其旁有便坐以待賓客其後則庖滷井匱罔不盼節士之以鄉試至者咸於此少休焉願居者聽之悉視鄞慈谿之例都凡黃鷄戶下地二畝有奇又朱義功戶下地七分有奇其外

餘地又三分有奇實得地三畝有奇歲輸糧如額其規
條經費及館中什物悉以簿籍之經始於光緒二年至
五年三月而成凡費緡錢一萬餘貫烏乎正甫可爲能
成先志矣夫外郡縣之人之至省城亦猶外省之人之
至京師也余從前驅車入春明門輒就會館而櫛車焉
然則省會之不可無試館從可知矣顧安得每縣悉有
如方氏父子其人者乎鎮海固爲人文所萃而試館旣
建則應試之士必益多異時科第之盛甲於浙東可以
此徵之方氏之澤孔長矣余故書其本末而勒之石俾
居是館者毋忘其所自始也

方正甫觀察生壙記

觀察方君旣營生壙而屬余爲文以記之或曰墓志非古也況生壙乎余曰不然生壙之作始於趙岐而後世若盧照鄰司空圖皆嘗爲之韓文公之子昶并自爲墓志然則生壙之有記奚不可者雖然必視乎其夫人苟無卓犖可傳之事則死而志之亦諛墓也其人苟有可傳則及其生存之日敘次其事俾過而讀之者歎美其賢而願友其人君子固有取焉此余所以樂爲方君述也君名義路字正甫浙江鎮海人世居西管鄉柏墅村高祖上曜曾祖元祚祖亨學俱 贈榮祿大夫考仁

榮字夢香輸家財助軍興授光祿寺署正累遷兵部郎
中以子貴 贈榮祿大夫夢香君賢且才常居滬上其
季父介堂君兄澗齋君先以貨殖起家夢香君復橫大
之遂巨富性好施與有義舉必先之君侍夢香君於滬
日習其所爲亦勇於爲善今滬上有四明義莊自君成
之也夢香君以邑人之秋試者眾而省城無館舍以池
負擔議建試館未就而歿君慨然曰是在我矣當析產
時卽割已貲萬餘金別儲之越數年遂築鎮海試館於
仁和之平安坊承先志焉孝也恤寒士焉仁也此一舉
也仁孝備矣又置義莊以贍其族人其於塗之人則寒

者帛之饑者粟之物故者樁之暴露者榻而埋之其樂善好義固由秉夢香君之教亦其天性然也至其臨大事決大疑則不動聲色而所擘畫悉中窾卻近而江廈遠而滬瀆又遠而漢口咸置屢舍貨別隧分賓客之司會計者無慮數十人無不當其才故事無鉅細悉有條理每當諸務叢襍千緒萬端而君從容應之剖毫晰芒部分如流雖老於事者或謝不如而君之年固甚少也其居家也事母以孝遇宗族戚黨以和而敬其待人也以誠故能恢宏先業自顯於時由國子監生加國子監典籍銜以同知試用於福建 賜藍翎易花翎晉加道

銜副由侯相左公奏保 特恩予三品銜加四級 授
資政大夫晉榮祿大夫配吳氏封淑人疊晉一品夫人
非君器宇恢褊識量淵深何能遭際 盛時致身通顯
若是哉子二人長積驊爲君側室吳氏出聘戶部福建
司主事慈谿張君宏訓之第三女次積馭聘邵學生慈
谿楊君家驥之長女君以五叔父無後故以積馭後之
禮也女子二人皆許嫁同邑人長婿乃江西廣豐知縣
同治辛未進士陳君聿昌之子次婿乃兵部職方司
中鄭君受祺之子家門鼎盛姻婭皆貴顯君又富於歲
月祥源福緒正未有艾而君有鑒於世之營葬者每惑

於堪輿之說拘忌陰陽時日積久不葬爲識者所譏是以旣營先隴卽自造生壙於杜山之原其所見可爲達矣余去歲亦營生壙於錢塘之右台山自惟碌碌無可稱道故惟以詩紀之而已若君之行事乃所謂卓犖可傳者余舊史氏敢以不文辭乎惟君之齒猶未也異時耆年舊德推重一鄉顯融光大必當不止於此余姑以此言爲乘韋之先也

鎮海鯤池書院記

鎮海梓山之陽有鯤池書院焉始建於乾隆之初爲蛟川書院後改今名院中奉沈端憲黃文潔二公粟主春

伏祀之皆鄉先賢也咸豐十一年毀於兵大亂既夷百
度草掘釐補穿敝日不暇給願瞻講舍猶爲邱虛牧兒
蕘豎薪刈其下過者啼焉邑有傅君曰昌理曰昌珩者
昆弟也富而好禮趨義若不及乃喟然興歎曰有舉無
廢舊貫必仁僧廬道觀尙或新之况先儒俎豆在堂諸
生巾卷在庭而使兔葵燕麥搖盪春風責在吾黨其敢
忘乎爰出巨貲庀材鳩工經始於同治之十年凡用錢
四千餘緡踰年而畢功前堂後室悉還舊觀材美工巧
有加於昔落成之日仍奉沈黃二公粟主而祀之如故
事焉禮也精廬旣建多士咸集挾册負素諷誦相摩會

已是不可以無記乃以屬樾嘗與修鎮海縣志故於其本末粗能言焉自來講學家每以沈端憲黃文潔兩公學術微有異同爲紫陽之學者率右文潔而左端憲嗟乎尊德性道問學聖門本爲一事斤斤於朱陸之辨已爲多事况沈黃兩公同爲鎮海先賢其在古制皆所謂國故者也鄭康成解國故曰昔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古人釋奠於學必祭之沈黃兩公之在鎮海庶足以當此鎮海之士讀兩公之書而各有得焉則於沈潛高明一無偏倚進於聖賢之域不難矣又何事斤斤辨論於其間哉樾考之舊志其地在前明爲純陽閣後又爲羅

漢堂今一變而爲諸生橫經講藝之所非吾道之光歟
然則居斯院者但當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以尋兩公遺
緒勿執門戶之成見入主出奴而轉爲異端之徒所竊
笑也樾章句陋儒何足言學於兩公學術之異同不敢
輒有辨論而嘉傅氏昆弟之意若無文字紀述懼不足
以愆久遠故不辭而爲之記自茲以往學術昌明人文
益盛庶不墜沈黃兩公之遺風而傅氏昆弟重建書院
之雅意亦可以無負矣

半對記

往歲余卜宅於姑蘇得倉米巷老屋一區議以千緡易

之而稍修葺焉後得地於馬醫巷乃罷前議未幾復經其地則石工木工咸集其門築之丁丁聲達於外問之則曰史方伯所爲也逾年而方伯果來訪余於曲園則偉堂史君也其人和調而不緣谿盜而不苟與余一見如舊相識越日報謁登其堂藻室華椽綺疏青瑣赫然改觀余乃歎曰地果以人美乎使曩者爲余所得則因陋就簡不過環堵之室辟澗溼園風寒其能崇麗若斯哉已而方伯索余書榜曰半園草堂余率然寫付之亦不知所謂園者何如也今年春余往過之方伯欣然曰吾園成矣盍一游乎乃與偕往園在屋西所謂半園草

堂者園中之主屋也其屋南嚮東北有小室曰安樂窩
迤東有屋三間曰還讀書齋又以修廊貫之中有小亭
二曰風廊月榭東南隅有室正方前臨荷池後栽修竹
以竹與荷花皆有君子之稱因名之曰君子居其西南
隅有屋如舟顏曰不繫舟從其後繞出西廊有樓屋三
重其下層顏以四字曰且住爲佳中曰待月樓上曰四
宜樓憑欄而望則闔廬城中萬家煙火了然在目矣斯
園也高高下下備登臨之勝風亭月榭極榷柏之華視
吳下諸名園無多讓焉余曰此卽所謂半園者歟君曰
然余曰園至此歎觀止矣奚以半名君曰不然吾園固

止一隅耳其鄰尚有隙地或勸吾籠而有之吾謂事必
求全無適而非苦境吾不爲也故以半名吾園也余因
喟然而歎曰美哉君之名斯園乎老子曰知足不辱禮
記曰知不足然後能自強君之名園具此二義矣君請
其說余曰以君之力固足以籠有餘地乃甘守其半不
求其全此君之知足也然君之園視吳下諸名園固無
愧矣君乃以半名之曰吾園固止一隅耳此又君之知
不足也合知足知不足兩義而君進乎道矣余於馬醫
巷手治曲園輒援老子曲則全之義以解嘲聞君之言
不禁爽然自失也

李淵庵墓志銘

君姓李氏諱承輔字淵庵浙江鎮海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有潛德君幼而孤家貧甚恃其母葉太夫人織紉以食君與厥弟也亭君同力作以助之故廢鉛槧之業已而也亭君游於淵以貨殖起家君喜曰善樂生者不窶吾弟之謂矣吾弟幹乎外吾斃乎內吾家其昌乎於是手治家政皆有條埋督率子弟輩以身先之能學者使之讀不者使之商數年之間家果大起咸豐同治間軍事方棘君輸金數萬供資糧屏履之需 朝議嘉焉優敘如例時太夫人猶在堂以八旬老母膺二品之封

鶴髮朱顏拜伽翟弗鄉里榮之及太夫人歿君年逾六十矣口處苦塊爲孺子泣人或慰之君曰吾少寒微吾母攬搨以長養我今幸稍贏餘而不獲奉母至百年此恨豈有極邪與弟也亭君終身同居垂老無閒以故居湫溢廓而大之重臺高閣望之煥然別治家廟以妥以侑若節春秋修饋食之禮份如也自奉儉約而好施與矜孤頤老施而不德貧賤之交恒滿坐上晚歲議立義莊與也亭君謀之欲得十畝之地營建屋宇而未得其地俄也亭君卒君慟之甚未幾亦病同治十一年七月之晦啟手足於正寢年七十有七君娶于張生丈夫子

三源國學生江蘇補用同知加鹽運司運同銜 賜藍翎
易花翎瀛國學生同治六年補行二年浙江鄉試中式
舉人光緒二年進士戶部四川司兼山東司主事沛
國學生福建補用同知女子子三人沈建勳向照青林
長清皆其壻孫五人昌祥葆祥詠祥寅祥燕祥某年月
日源等葬君於某原兼爲張夫人營生壙於其右以狀
乞銘銘曰

惟孝惟友任恤睦姻君之內行肫肫其仁積善成德獲
祐於天以昌其家以康其身我銘其幽昭示億年鬱鬱
宰樹庇其後人

李也亭墓志銘

嗚呼吾嘗銘弼庵君之墓矣有云厥弟也亭君以貨殖起家者今又得而銘其墓按狀君姓李氏諱容也亭其自號也少穎異有幹才八歲而孤恃母葉太夫人機杼以生十三歲棄柔翰而賈于滬挾貲北行歲獲利三倍家驟富然君雖商也而實具經世之略往來南北洋凡島嶼之險害潮汐之上下皆熟察而默識之道光二十八年閩盜起君請於大吏遣戰艦募死士出洋擊之戰屢捷閩盜燬焉咸豐三年粵東盜復熾君又捐貲買輪船載習流之士追盜於山東粵盜亦戢當是時 朝議

以運道多梗謀轉漕於海大吏知君才命董之是歲賊陷上海乃移運於婁江與其役者皆慮劉河淤淺憚不行君所部船獨先進餘船從之漕事以濟及官軍復上海君贊襄善後之事仍董海運如故於是江浙諸大吏疊以君功上於朝賞六品銜加鹽提舉銜旋擢鹽運司運同賜藍翎易花翎而君恂恂如平常與人交有終始嘗與人共居積其人以他事亡其貲君分財匪多與之論者謂有管鮑之風葉太夫人沒君時隔重洋八百里自雇輪船奔赴及至家猶及視含歛鄉里稱其孝焉與兄弼庵君白首同居門無異爨視兄子如己子謂

弼庵君次子謙也才尤愛之曰吾家千里駒也爲捐郎
中使宦學於京師後果成進士官戶曹有聞於時云先
是族無家廟君與弼庵君創爲之又議立義莊未果而
卒諸子遵先志成之君卒於同治七年八月甲寅年六
十有一以子嘉貴封榮祿大夫娶樂氏繼娶彭氏俱封
一品夫人子一人嘉也國學生江蘇補用同知 賞三
品冠服由藍翎 賞花翎女一人適張錫璇孫六人兆
祥鍾祥增祥慶祥瑞祥鴻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原嘉
以狀乞銘嗚呼如君者豈獨以貨殖起家云爾哉蓋古
所謂豪傑之士也弼庵君之葬余旣銘其墓矣安得無

辭以識君之幽宮乃爲銘曰

古有巨商國受其福弦高犒師功在鄭國惟君之才兼
有其識雖隱於賈時議翕服當咸同閉時事孔亟雲帆
轉漕霜鋌殺賊君與其事無不克宜受褒揚赤轂有
滌子子孫孫食其舊德我作銘詞垂曜罔極

斯君芝亭墓誌銘

君諱芝亭字嵐友姓斯氏其先山西洪洞縣人也明永
樂初有諱尚質者始遷居山東東昌府館陶縣遂爲館
陶人曾祖宗魁祖福生父館陶縣學生廷相並以君貴
累贈資政大夫曾祖妣杜祖妣劉妣張與李累贈

夫人自曾祖以下咸高行篤學鄉里稱焉君甫髫髻敏
達異常兒事其親蒸蒸其孝事其二兄溫溫其恭年二
十有一試於縣冠其曹故事縣試弟一者必補博士弟
子員而君適丁父憂未逮乎學使者之試及服闋仍哀
然以縣試弟一藉諸生俄餼焉充道光二十九年拔貢
生踰年 朝考用教職咸豐二年選授濟南府禹城縣
訓導旋攝陵縣教諭所至以砥學礪行恣愷其士而是
時粵寇已踞金陵爲堀穴分兵北犯燹火及高唐州山
東巡撫崇公檄君至軍使治軍書會和碩僧親王啓師
山左錄君功以聞 詔以知縣用加直隸州銜七年選

授安徽涇縣涇故與賊密邇君拊循其民教以句卒搏
力之法使扼要以守高其壘廣其塹敵干數甲峙其樸
糧終君之任賊不得逞九年江南鄉試借浙闈以行君
與其事事已奉檄偵賊於常州曾文正公督兩江以軍
營尤重火器設子彈局以君莞之敘功升直隸州知州
馬端敏公久于皖知君才及其撫浙也以公牘調君往
命治儲胥時浙中初定吏治尤亟公言於 朝留君浙
江權海甯州事以人與地宜遂借補焉州城濱海亂後
塘圯海水鬪入蕩田廬毀城郭君白大府先修繞城石
塘復築大小山圩以衛民田竟內瀦水停滂咸疏濬之

以障以泄海不爲災而田疇饒衍舟楫通利農夫忭於
野行旅歌於塗君曰民懷生矣是宜教之舊有安瀾書
院亂後鞠爲園蔬君修復橫舍採召生徒月必有試巾
卷盈廷儲金錢若干爲母入其子爲書院費然君在官
弗取焉師儒脩脯諸生膏油悉捐奉錢與之曰勿用其
子母錢愈饒庶無匱乎安瀾而外精廬校舍所在多有
曰雙山曰龍山曰仰山一視此君官海甯九年自學校
倉廩下及管子書所謂慈幼恤孤養疾之法罔不畢舉
積優成陟以卓異聞且敘墾工之功擢知府大吏又颺
言於朝曰是其於民也盡心焉耳矣有詔送部引

見而州之人知君當去也。籲於臺司，願如潁川借寇。恂故事不可，乃刊石勒銘以識去思。又爲君設位於安瀾書院中，俎豆而尸祝之，用于公生祠之例也。觀州之人之惓惓於君，則君之治州者可知矣。後以會辦石塘加三品銜，會東塘海防同知缺員，以君權之。杭所屬海塘分爲三，曰東曰西曰中，而東塘尤險。光緒三年五月，颶風大作，塘上木石飛走如籜，海水轟怒，柴塘蘇蘇然陷，而土堰一綫亦兀兀動。君晝夜立風雨中，督丁夫修築，不遑暇食，卒轉危爲安。用是功陟監司，而君之精力耗矣。四年五月，得疾遂不起。於八月癸卯卒於官。君生平

輕財重然諾寒門後進多所識拔尤篤於宗族一族二
百餘人歲饑饉輒計口授之粟病中尙念晉豫大無輪
金賑之 朝廷嘉其義 賜花翎以獎焉元配梁夫人
生子曰喆以後其兄繼配吳夫人生子曰珏妾王氏生
子二曰琦曰珂珏與珂皆諸生女子子四人君歿之明
年珏等奉君之喪歸葬於館陶縣蔡家口祖塋之側梁
夫人耐焉乃以狀乞銘於余讀君之狀歎君之賢而才
是合銘法矣銘曰

大亂之後是需循吏循吏而才無出君右君治鹽官曰
教曰富以穀其民以秀其士民不曰官曰我父母鯁渚

鯨湧大波怒起而君蒞之靡險不治有桑滿畦有禾盈畝惟君之賜非神之佑丹旆北歸甘棠斯在父老謳思來何不再銘其幽宮用示千載

兩浙鹽運使高君墓誌銘

君諱卿培字滋園姓高氏安徽貴池人也曾祖懷獲祖君輔並有潛德父燦歷官浙江海鹽餘杭天台縣尉所至有聲三代並以君貴 贈如君官君生而明敏讀書能通大義少孤奉母陳太夫人家居以貧故不克事章句之學然義氣凜落與常兒異年甫弱冠囊筆游京師則名姓已隱然勳公卿聞道光二十三年入貲以縣尉

發浙江試用卽奉檄攝南潯巡檢旋補西水驛丞會陳
太夫人卒以憂去官服闋仍至浙江當是時粵賊已踞
金陵爲巢穴東南諸行省咸震動浙與江蘇江西安徽
皆接壤議防議勦日不暇給尤苦無餉乃設局專治其
事曰籌防日助餉君從事於中器幹恢張綜理微密不
苛征於民而財用充牣大吏倚之如右手疏薦於
朝以知縣用俄擢知府 賜戴孔雀翎咸豐之季杭城
再陷君皆以勸捐催餉在外不及於難然顧大局糜爛
江浙閒無可以辦賊者而湖南自曾文正公起義師名
將輩出士氣奮揚君默計異日爲 朝廷滅賊奏中興

之功者將於此乎在乃如楚會今相國一等侯左公帥師入浙知君之才謂君曰用兵必先裕餉餉之所出惟鹽惟釐君在浙久熟其利弊今以此二事專屬於君君其勉之君感左公知遇亦力以自任所謂釐者計商賈所廢著百物干而入其一是一謂抽釐而浙中以絲茶爲大綱乃明定章程韻若畫一至今遵守莫能易也鹽則嵯網廢弛引商疲病乃改行票運仍按引抽釐鹽茶兩課歲入四百萬左公一軍糗糧楨幹無闕於供士飽馬騰所向克捷未逾再稔全浙廓清固由師武臣力之故而君之功亦非細矣左公二君之功 詔授兩浙鹽運

使君益以廉節自勵又以異筭爲 國家大利宜籌經久之計票運可以濟變難以持久力以招復引商爲事 中閒兩權臬使事析愿禁悍不爲苛察繳繞之政時論稱焉僉謂封疆之任非公莫屬行且開幕府受節鉞而君以積勞得目疾又傷長公子之秀而不實目疾益甚遂引疾去官求竟其用海內惜之逾年大吏又強起君使督辦釐局君不獲辭又筦局務者數年所用惟悃悃無華之士其紛更擾民者率罷斥之故君在釐局民無謗言至今浙中推善治釐者蓋無出君右云君雖服官數十載無中人之產齋廚蕭然不異寒素以故里無一

椽之庇而其仲子以鹽運副使需次兩浙乃遂僑居於
杭相國左公以君歷年籌解協餉厥有成績颺言於
廷 詔賜二品冠服旄以 覃恩封榮祿大夫君謝事
家居惟與諸故舊銜杯酒敘殷勤頤性養壽宜登耄耋
乃感重飈之疾縣歷數年於光緒六年四月戊午卒於
家年六十有六娶陳氏繼娶裘氏皆封一品夫人子二
人尙綸貴池縣廩膳生候選郎中早卒尙縉兩浙候補
鹽運副使孫二人春榮春森某年某月尙縉等葬君於
杭州之某原以樾雅知君其狀乞銘銘曰
我交於君由王文勤君賢且才文勤實云惟君服官垂

三十載積優成陟宦蹟咸在其蹟伊何在浙西東統籌
全局佐成大功厥功伊何功在轉餉餉以不匱師乃用
壯文勤之歿我文其碑今君逝矣我又何辭鬱鬱佳城
森森華表銘其幽宮萬世永保

柳母俞太宜人墓誌銘

柳君商賢以狀來乞銘其母之墓而又以不合葬懼不
當於禮就樾而諮焉樾曰合葬禮也雖然唐嚴善思述
古葬法有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闕入今太宜人
之歿距先德之葬不已久乎卜地別葬禮固宜之惟古
人志墓之文詳於夫而略於妻婦從夫也今旣不合葬

而太宜人令德又於法宜銘則固不得而略謹按狀
太宜人姓俞氏某縣人歸柳府君爲繼室府君初娶金
氏生二女而卒宜人撫二女如所生已而生二子三女
長子商賢也次日養賢道光十九年秋九月柳府君病
宜人日夕侍歲暮病日臻自歲盡前一日至明年三月
庚子柳府君卒凡七十二日宜人無一夕帖枕席臥繇
是得奇疾臍中出水甚者流血自度且不治盡籍所有
歸之兄公時商賢才七歲養賢四歲兄公二人勉以撫
孤子乃稍稍進飲食厥疾有間然瘦癯日甚纒纒然終
其身其自奉也儉非祭祀非賓客庖無肉也而遇有應

出之費必與兩兄公均命二子從師學豐藝幣腆修脯
子若女婚嫁皆以時其治家也勤井曰焉鍼管線纒焉
朝莫恆於斯及子納婦始以家政付之然未嘗一日坐
以嬉也方蘇郡之陷於賊也所居橫金鎮距城遠地且
僻寇蹤猶未至城中避寇者咸來歸族姻畢至宜人皆
納之其素不相識者率率而來亦舍以外舍無慮二百
餘人旣商賢等謀奉母至滬族姻或尼之宜人曰從子
順也遂行行未月聞故里被寇宜人念親故流離悽
愴不樂遂日益羸病矣同治二年江蘇平復還所居戒
商賢等曰大難獲免幸也毋躁功名毋驚交游修身讀

書繼先人志足矣七年商賢等以宜人守節年月籲大
府問於 朝旌如例十年商賢舉於鄉明年試禮部罷
歸宜人曰吾固不望汝以祿養也是時宜人益衰老其
年八月病藥之不瘳遂勿藥謂商賢等曰吾志願粗慰
死亦無憾何藥爲九月甲辰卒年六十有一商賢以舉
人揀選知縣充 國史館騰錄養賢太學生長次女璿
曰錢榮高曰王汝鎔三女許嫁錢國柱未嫁殤其金宜
人所出之二女長亦殤次適俞繩初凡子女非所出例
不書宜人視之如己出故書孫二曰紹澂曰紹湜孫女
二初柳府君之歿也與金宜人合葬先塋地稍卑下宜

人遺命母合葬光緒三年冬十二月甲申商賢等葬宜人於吳縣高峯山來告窆乃銘曰

昔宜人之喪議稱繼母余曰不然是視其子子實所生何繼之有今宜人之葬或議其不耐余曰不然是所以嚴其父不震不動安先人之遺魄惟宜人之賢有以詒其後人維子之孝不違而道我作銘銘其幽以此義垂千秋

訓導謝君墓表

仲諧謝君之卒也吾鄉陳無軒先生既爲文以誌其墓矣至光緒改元之三載距君之卒六十年而其孫駿德

復求余文以表於其墓之原君姓謝氏諱僊賢字仲諧
浙江鎮海人其先吳人也始祖字自宋建炎中官於是
乃家焉傳十有五世而至於君君祖諱泰宗考諱佑績
佑績生三子君其仲也大興朱文正公視浙學取君爲
縣學生逾十年又受知於儀徵阮文達公以君熟於周
禮能言成周爵祿之制置高等補廩膳之額嘉慶六年
充歲貢生議敘儒學訓導然卒不仕讀書樂道以圖書
字畫金石自娛名其所著詩文曰秋鳴集其他討論經
史自記其所得者曰警觀集定海黃君式三篤學士也
嘗稱君能集古人所長不偏於一則可知其所學矣其

爲人也孝於親友於昆弟伯兄早世遺二子一女撫之
成立有再從嫂釐也而貧月繼之粟有六世從祖絕無
嗣失其墓君詢於故老走數十里於崩榛荒蕩中屢羅
剔抉而墓碣見視之信也歲時祭拜如禮佃者樂某卒
其妻寡居子始龀君憫之歲蠲其租鎮海故事輸稅以
錢吏故昂銀之直浮於市賈者倍蓰其納糧也輸三斗
粟不足當二斗君言於阮文達裁抑之謝氏至今賴焉
又以謝氏先世傳誌多出吳梅村黃梨洲姜西溟諸公
手哀集其文而遙書之或有墨跡在雖殘闕必加標飾
梁山舟學士見而歎曰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也然性嚴

重尤嫉惡有疏族某橫於鄉里每來必予以錢米屢乃去及君之父卒益無忌來益數君年甫十七直前訶之曰吾與若同六世祖者也吾父在殯不哀吾喪而肆無禮行縛送官矣其人氣懾而去仁者必有勇信夫君娶朱氏生子二輔袞輔冕袞之子三曰馴德馴德驍德同治十二年駿德官縉雲敦諭加五品銜乃以 覃恩馳贈君爲奉直大夫昔歐陽公爲連處士墓表稱其行之以躬不言而信又爲太常博士周君墓表稱其孝于其親友于其兄弟余之文雖不敢望歐陽氏而君則無愧夫二子矣故輒據墓志及

黃君式三所爲傳及其孫駿德所述遺事粗加次第書之碣以表其阡

候選同知葛君墓表

平湖之鄉有古君子人焉曰壽芝葛君其爲人乃古所謂孝友睦婣任恤之君子也厥先爲江南之江甯人明之季有諱如宇者避亂而至浙江平湖之乍浦鎮其地曰牛橋是爲遷浙之始祖四傳而有諱元舉者以雍正五年武進士官山西大同參將嘉興府志平湖縣志皆有傳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諱毓祖諱淞考諱楨字价人爲縣學生工書善射挽強弓左右發悉中士林異之是

生三子而君爲長諱肇基壽芝其字也幼磊落與常兒異以家貧棄鉛槧之學奔走衣食年十五渡海至崇明白波若山巨觚掀舞舟中之人愕眙相顧君陽陽如平常价人君之卒君年甫十有六有弟曰承基字克齋小於君一歲而有羸疾季弟曰丕基字子秋藐焉始孩君日在外謀升斗猶不足母張太淑人製黃白紙錢鬻諸明器之肆以佐饔飧君夜歸輒助之作至丁夜弗休其艱苦如此而事母孝撫弟妹厚簞瓢粹茹宴如也年二十三始游於閩出所學以佐人人爭以厚幣聘之家稍裕乃歸兩女弟於良奧之家裝送甚盛或問之曰吾

母所憐愛敢不盡心乎然力實未足楫揭營辦不使太
淑人知也道光中葉夷變始搆創艾於粵東而棄疾於
吾浙君在閩聞警遣歸奉母以避於鄉匪先世木主以
行其餘出器處器勿顧也所居地甚僻距城且二十里
日徒步爲太淑人市鮭菜雖雨無閒及寇退而返家中
什器蕩然無復存者君壹不以介意曰吾家故貧此復
吾故耳以母老不欲遠出而太淑人以室毀於寇強之
行乃復如閩未一年太淑人卒君以不獲親含歛啼曰
吾不可爲人矣旣免喪爲兩弟授室自後復游於閩凡
客閩三十餘年其兩弟亦賢且才佐君成家日益饒衍

族姻之待以舉火者數十家而粵寇之亂又作君挈家轉徙兵火間凡十有七遷始由滬而達於閩怒焉以先人邱隴爲憂亂定復歸松楸無恙君乃躬自節省銖積寸累創建宗祠創立義莊置田千有餘畝廩十有三區歲入其息上以供祭祀下以啗族之貧者手定條例垂示子孫讀君所自爲記藹然仁人孝子之言也生平篤於天性其女弟之歸朱氏者早卒遺一女君攜歸育之長而嫁之一如嫁兩女弟時克齋子秋兩君亦先下世君教養其遺孤與已子等有同祖兄頑嚚不友以酒爲凶至則謾罵無人理君問所需而予之始去去數日則

復至則又予之及其人死君爲養其嫠撫其孤而其孤亦無狀甚於其父君卒善遇之父若子仰給於君者凡四十年如一日其避粵寇之亂恆以所乘舟濟人於斷潢絕港閱耄倪之顛仆道路者多賴以免焉方帆風出吳松口有二孺子號於海之溼使問之曰羅店鎮郭氏子也今無歸矣則挈之之間復使人至滬蹤跡其父母所在而歸之嫗屬中有孤女依君以居君擇婿嫁之其所嫁婿今爲官人焉有故交以負人錢頌繫於官君以已錢償所負出其人凡君所爲類如此豈非所謂孝友睦姻任恤之古君子哉君雖不仕嘗以同知注選籍累

授奉政大夫封中議大夫元配許繼室以剝以下皆
封宜人晉淑人生丈夫子二曰金煇光緒五年舉人
內閣中書曰金銘縣學生是爲克齋君後女子子一人
其壻沈慶韶早卒以節孝旌其門孫男三人曰嗣濬嗣
灋嗣澎孫女四人君生於嘉慶十二年七月卒於
光緒六年四月丁未年七十有四金煇等於君卒之年
十月庚申葬君於平湖縣太平橋之訓字圩三淑人附
焉而屬余爲文以表其阡余惟表墓之例在舉其大節
表示後人不必覩縷其細者然君旣未仕不獲設施於
世而其行誼則實有合於古者孝友睦婣任恤之道故

刺取其子所爲行略而備書之使人知周官大司徒以六行教萬民者不外乎此後之人過斯墓讀斯文薰其德而善良焉則於國家化民成俗之道或亦有裨與翰林院侍讀學士林君墓表

光緒四年十一月己酉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江蘇學政林君卒於官巡撫以聞皇太后以其在

穆宗毅皇帝時曾預君疇務成之列緬懷舊學有惻

聖懷 璽書悼惜 賜次子開棻爲舉人

異數也於是諸孤奉其喪以歸其明年十有一月丁酉葬於侯官縣陣坂山之陽生期具書狀走吳下乞銘於

樞書至而君之葬逾月矣銘幽之文無及焉乃舉君行
誼之大者表於其阡按狀君諱天齡字受恆又字錫三
姓林氏福建長樂人其十世祖由長樂遷省城遂家焉
而仍籍長樂曾祖輔廷祖逢春雖於財喜施與耗其貲
父經光能承其志以舉人官黔中二十年歷任劇縣權
牧守多惠政然性鯁直不能事上官年未六十引疾歸
所得俸錢輒以贍族姻之貧者無銖金寸錦之儲而稱
貸者猶踵於門解衣質錢以應之無吝也生丈夫子三
而君爲長幼穎悟異常兒然以廉吏子又少孤一家十
餘人皆恃君生母劉太夫人織紉以食太夫人泣君亦

泣機聲鎗影閒漣如也長樂陳公學瀾以耆年舊德教
授鄉里知君之才許以其子妻之招之就學畀以膏火
之資每語同學者曰如林生者豈長貧賤者哉年十八
充府學生以詩賦受知於長洲彭文敬公公授以儒門
法語一書曰士先器識吾願子不徒以文章名也君自
是始博覽先儒之書其所造於姚江爲近然其論學曰
主敬主靜一也而學者必從主敬始則程朱之說尤爲
無弊矣咸豐五年應鄉試中式副榜九年舉於鄉其明
年成進士改庶吉士請假南歸主臺灣海東書院講席
者兩年臺灣縣大海中風濤混澆行者畏之君與陳夫

人俱往舟至澎湖颶風大作碎舄淙射波而上搖而下
釜甌皆毀不能具食者五六日同舟之人惶怖失措有
號哭者君手一編讀之陽陽如平常既至立課程校文
藝講求義理陳說古今與諸生相勉爲根柢之學暇則
或爲歌詩以娛之臺灣之俗富而悍慳而不文主講席
者率鄙夷之又以瘴癘之地不久輒求去無有勤懇如
君者於是諸生成大喜南北兩路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同治二年假滿還朝散館授編修瀋陽相國倭文端
公方掌翰林院事獨器重君每與縱論古今學術得失
未嘗不稱善又見君所擬治安策四篇奇賞之薦於

朝遂有 上書房行走之命當是時朝政清明宮府無
閒而不得志者有所歛望從而媒孽之意叵測君力言
於文端又以書進反復數千言文端寔之事遂寢越數
日廷臣亦有疏論是事者不知君已先之矣俄奉 命
視學山右所至嚴關防杜弊竇試之日鍵內外門禁僕
隸出入終日危坐堂皇食於是飲於是皆以一人於門
隙傳送茶餽飯筥必驗也閱試卷遇有佳者或字句有
疑則召而試之以定去取其或議論權奇能馳騁筆力
則文雖未純亦皆甄錄曰其文如此是非庸庸者也收
之或可爲 國家得一士之用棄之則鬱邑侘傺積然

自放於禮法之外而其甚者以斲弛之材挾不軌之志如唐之黃巢明之牛金星李巖皆其已事也是尤可懼矣君之所慮者遠而所見者大類如此未滿三載以

上書房需人 召還朝 命授孚祁王及惠王二子讀

九年以贊善充江南鄉試副考官闈中積勞歐血復

命前一夕猶歐血至升許已而擢侍講轉侍讀京察一

等 記名以道府用政府中有知君貧者議出之爲監

司 皇太后以廷臣品學無逾君者 命在

弘德殿行走君拜疏辭疏入 召見 溫諭慰勉之君

感激流涕遂入直寅而入申而出每當天寒風勁驅車

東華門輪鐵碾冰雪中鞦韆然霜霰騰蹂入帷齒相擊也君素有風歎疾至是益劇然以

聖學爲重雖甚

病不敢以休沐請

穆宗每間數日必問曰汝嗽

稍可邪十一年轉右庶子權國子監祭酒是歲

大

婚禮成

上始親政以萬幾無暇不能日御書房

君與同直諸公合辭言十餘事其尤要者曰勤

聖學保

聖躬罷土木

上韙其言未幾

有江蘇學政之命君出都時賦詩曰三年講幄慙無補但願羣公輔

聖明情見乎辭矣未至江蘇道拜侍講

學士尋轉侍讀學士其視蘇學也與視晉學同而遇士

較寬士亦無敢干之者手書數百言榜諸堂惓惓以砥
學勵行爲多士勗又會同督撫言于 朝請以太倉陸
桴亭氏從祀 文廟部議從之故事鄉試中式者必自
書年貌及三代名氏呈學使者謂之親供由使者咨禮
部而吏胥卽因以爲利江蘇尤甚君嚴禁之士林稱焉
十三年冬 穆宗崩明年正月 遺詔下君自以
講幄舊臣不獲攀髯一慟北望擗踊欷歔澎湃每言
先朝故事未嘗不涕泗橫流也光緒二年學政報滿奉
命留任於是視事如故四年八月自江陰行部至太
倉而疾作十月辛未至松江甫入試院氣逆上不可止

或勸回署不許力疾行試事至卒之日天遲明卽起手書四書文題四道發提調官考試童生猶以不克親莅爲憾午後尙進糜粥與幕中諸友談文藝相酬答薄暮小極將就枕甫登牀奄然逝矣手加膝猶跖坐也事出倉卒故無遺疏而寧陽之日 朝廷震悼下 詔褒歎賞延於世蓋君直內廷久其學行固 兩宮所深

悉矣配陳夫人賢而才主內政三十年咸有條理故君未嘗一問家事也子五人長開章光緒元年 恩科舉人官郎中次開棻卽君歿後賜舉人者也官內閣中書又次開馥開鈞開淦女子子二人孫一人胥生孫女二

人夫以君之賢又爲廿盤膏學後之過是墓者宜何如
矜式歎憾自君視學江蘇始相識不足以知君之深謹
就行狀掇大略刊貞石茲來世乃系以銘曰

天啟

穆宗聖神文武削平禍亂又安區宇一二

儒臣日侍禁籟放心沃心豈曰小補慙歎林君宇量高
雅三十登朝通籍金馬敬奉丹書親承 天語出其
緒餘聲動朝野三晉三吳同被時雨厥德之純厥學之
裕雖裔於年垂曜千古謂余不信視此抔土

兵部候補主事汪君行述

君姓汪氏諱丙照字蓮府安徽休甯人世居縣之回都

其族繁所居成聚遂以姓氏其邨曰汪邨曾大父諱秩
大父諱承所考諱彥瑞始娶程氏生一子而卒繼娶吳
氏生五子君其四也於兄弟行居五家素富厚長兄東
垣君承父業奉吳恭人僦居常州君時猶年少事吳恭
人孝事東垣君敬於諸兄弟怡怡如也所師事者如丁
君士元馬君晉蕃皆東南知名士而予舅氏平泉姚公
及先君子先後主其家尤久余與同學爲時文君之文
出先君子每欣賞之余雖與俱學弗如也道光十六年
以浙江商籍入杭州府學咸豐元年應浙江鄉試中式
舉人君家自 國初來雖號素封然未有以科第顯者

其得科第自君始是時大盜已起廣西俄據金陵爲巢
穴東南大擾而皖南北尤爲往來之衝君家自吳恭人
之卒仍還休甯舊居君卽在本籍用古搏力之法捍衛
鄉里五年春休甯陷君適至郡請兵故免於難遂道浙
江如京師入貲得主事分兵部職方司行走居久之念
家鄉屢經兵燹諸親故流離失所中夜思維展轉達旦
乃請假出都寄孥於南昌而自赴安慶謁曾文正公於
行營今相國合肥李公猶在幕府方將率舟師順流而
下由海道以達於滬見君而器之欲與俱君願還徵辭
焉李公乃爲書薦之皖南葉觀察以君筦茶局事嗟乎

李公一至滬遂由滬上規復江蘇旋乾轉坤爲中興元
功君當日苟從之東下以君之才必能襄贊戎機裨益
大局其功名詎可量歟而君惓懷桑梓辭隆就窳行誼
之過人遠矣茶局故無定程君既至手自規畫整紛剔
蠹茶稅有加於昔軍餉饒裕而商人悅服徽與閩壤相
接也時閩亂未紓故徽防猶亟駐重兵焉主是兵者適
乞假回籍營中不逞之徒遂謀爲變以索餉爲名聚眾
而譟觀祭張公太守劉公禁之不可勢且岌岌矣君力
勸發餉以杜其口散其眾括本局所有猶不足又貸之
於鹽局釐局餉既發眾乃無辭其勢遂定主兵者亦歸

誅其首亂者因以無事使非君力主發餉之議其事未
可知此君之大有造於鄉里者也汪邨亂後井里荒蕪
人民零落戶籍田結混淆無別君皆綜而理之族有竹
坪君者以書畫有聞於時歿已久矣絕無後棺猶未葬
君爲葬焉族之人倚君爲重不願君出君亦遂不復出
其兄弟五人皆前卒伯兄東垣君諱翔麟生三子仲兒
早世無子三爲友士君諱夢魁生二子四爲杰士君諱
振翎生一子季弟爲琴軒君諱兆蓉生四子諸子中東
垣君仲子曰鴻達咸豐十一年舉人候補工部主事季
子曰鴻運候補浙江鹽場大使琴軒君長子曰鴻禱候

補禮部司務充倉監督此三人者尤君所才也而數年來諸子相繼下世無一存者孀婦遺孤熒熒相向皆賴君以活顧之盡然而君亦老且病矣晚歲謝茶局事優游鄉黨間嘗自爲楹聯屬余書之其辭曰柳下惠厄窮遺佚魯仲連排難解紛亦可見君之爲人矣光緒三年秋患痢疾久不差至四年二月甲申遂卒年六十有七娶洪淑人從君之京師而卒生六女一子子曰鴻祺妾吳生三女無子胡生二子曰鴻福鴻祥有孫一人曰原璿鴻祺所生也余與君爲四十年前共學之老友故因其孤之請而撰次其事俾後有考焉